

冀鲁豫党史研究

资料

(8)

要目

读八路军敌后抗战史料有感

运筹帷幄突重围

——忆抗日战争中潘复生同志

领导沛滕边军民的一次反“围剿”战

略述微山湖区的抗日斗争

微湖大队的丰功伟业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研究会编

1996

冀鲁豫党史研究资料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研究会编
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16开12.5万字 1996年5月印刷
印数1—600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冀出内准字〔1996〕第037号

目 录

-
- 读八路军敌后抗战史料有感.....侯存明（1）
- 运筹帷幄突重围
- 忆抗日战争中潘复生同志
- 领导沛滕边军民的一次反“围剿”战.....李 冰（3）
- 略述微山湖区的抗日斗争.....谷传光（11）
- 微湖大队的丰功伟业.....李金陵（15）
- 微山湖区的秘密交通线.....李金陵（21）
- 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部队.....李笃才（24）
-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沛城军民围歼日本侵略者.....独道生（30）
- 东、长、濮三边动委会的建立及开展抗日战争的回顾.....田克臣（33）
- 抗战时期我在滨河县发动群众工作的一段回忆.....林 远（36）
- 活跃在冀鲁豫边区的“战号剧团”.....王忠诚（39）
- 大革命时期鲁西北青年投奔黄埔军校概述.....阴元昆（44）
- 金融领域的对敌斗争
- 抗战前期湖西地区的边币“鱼台流通券”
-丁敬原 刘洪涛（47）
- 抗战老人秦光的愤怒控诉.....李笃才（49）
- 惨绝人寰的南镇血案
- 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鲁 芳（51）

20集电视连续剧《铁骑雄风》(上部)近日在邯郸关机	(53)
怀念孟夫唐同志	李寿彭 (54)
怀念您, 克夫同志	许 法 (59)
怀念“三文”	王传忠 孙 辉 陈云霞 (64)
愤怒的控诉	
——沉痛悼念李莲章同志和他的战友们	鲁 芳 (69)
莫循同志传略	马秋芸 李寿彭 (71)
萧乾谈二战	(73)
抗日时期我国三大惨案	(73)
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探索历程	(74)
必须严肃处理反攻倒算	(75)
朝鲜新一代领导人金正日	(75)
南斯拉夫新共运	(76)
程华亭同志简介	(77)
李超然同志简介	(77)
杜文远同志简介	(78)

读八路军敌后抗战史料有感

侯存明

优良传统是一棵常青树，每年都会长出新的枝叶。没有新的枝叶老树就会枯萎，但新的枝叶要从老的枝干上发生。我们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这个意思：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而没有发展，继承就失去意义。

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非正义战争象一座魔窟，它使参与其中的人发狂发疯，变成野兽。正义战争象一座熔炉，他能把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

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勇于奉献自己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的誓言。在战争年代，没有千千万万的人勇于奉献，革命不会胜利；今天，没有千千万万勇于奉献的人，也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当我们享受现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时，要想到这其中有许多的人为此作出了奉献。

群众观点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观点。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一切归根结蒂都是为了人民，又都要依靠人民来完成，而在实现人民长远利益的过程中又不忽略人民的眼前利益。这叫做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喝八路军一碗汤，三年不断秧；吃八路军一顿饭，三年割不断。”这是敌占区人民的一句顺口溜，它显示了真理的力量，显示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诚心诚意为人民献身、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巨大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你把心交给群众，群众才会把心交给你。你把群众当作父母，群众才会把你当成儿子。

人民群众为什么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而掩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战士？这是因为他们

把共产党、八路军看得比亲人还亲；自己的亲人无法使他们挣脱苦难，而共产党、八路军能够救人民于水火。

毛泽东同志说过：八路军、新四军是穿军装的农民。我们过去从事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穿军装的农民依靠没有穿军装的农民所进行的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靠农民，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离不开农民。农民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农民。

一个民族要侵略和奴役另一个民族，必然要从被侵略被奴役民族内部寻找民族败类作内应和附庸，否则，它就站不住脚。日本人把这叫作“以华制华”。所以，我们要打倒日寇，必须打击和清除汉奸。

前进中的困难有如爬山，最困难的时候往往是接近山顶的时候，胜利属于“坚持到底”的人们。1941年至1942年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果然，到了1943年下半年，形势开始好转，1944年就进入局部反攻阶段，直到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身教重于言教，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在战争年代，正是指挥员、领导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模范行动，培育出指挥员、领导者的权威，使全体干部战士乃至人民群众，能够指向那里，奔向那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纪律是执行任务的保证。我们过去常讲“铁的纪律”，意思是执行纪律是铁面无私的，不能因人而异，不能打折扣。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没有这种“铁的纪律”，就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战斗集体。纪律是带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是基于整体利益的需要。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够自觉接受、自觉遵守集体的纪律，并不认为是限制了个人的自由，而对于危害整体利益的少数人，纪律才显示其强制性。

运筹帷幄突重围

——忆抗日战争中潘复生同志

领导沛滕边军民的一次反“围剿”战

李冰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然而，凡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无不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1940年，我（当时名赵克）怀着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新鲜感，就赶上了从中共山东分局返回湖西区①的一次难忘的行程，尤其是沛滕边那场十分艰苦危险而且斗争艺术高超的反“围剿”战。这些，都连着一个人的名字——潘复生。

一、同行在鲁南山区

1940年初，我从铜（山）北刚脱产工作，到湖西区“后方工作部”（即苏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到，组织部分配我去山东大众日报社的青年记者训练班学习。顺着党的地下交通站，我一路只身从单（县）东，经丰沛（县）北，渡微湖，过沛滕，跨津浦，穿鲁南，到达目的地——沂蒙山区的中共山东分局，进入大众日报社。约半年，学习结束，准备启程返回湖西。

这时，适逢山东分局派秘书长潘复生去湖西担任“肃托”后苏鲁豫区党委的领导工作。随行的干部有袁子扬、王其人、鲁奇、赵玉琴、王玉书和警卫员刘玉满，组织上安排我随他们七人同行。

那时，我是个刚19岁的小青年，入党不过一年，热情高却很幼稚，与这些同志同行，很高兴，以为旅途中不致再像来时那么

寂寞了。

谁知潘复生同志很会抓时机，他利用途中住宿和在鲁南军区等待的间隙，组织我们每人介绍自己的情况，包括家庭、学历、参加革命和入党的经过、履历等。他可能是见缝插针，借此作为了解干部的机会；而我却觉得很有意义，这等于在自己面前展现出这些同志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一幅幅图画，如王其人爽直粗犷刚强的性格，赵玉琴的突破家庭封建束缚，尤其是鲁奇“单车奔延安”的情景印象更深，他们从山东启程，骑自行车直奔延安，一路上历尽艰难险阻，特别是从西安到延安，一路上丘陵起伏，有时车子顺着下行的斜坡急驶而下，如骑虎背，停不得，下不得，一任车子疾速滑行，直搞得心慌意乱的，攥车把的手心都冒出了汗水……。这一幕幕知识青年奔向党、奔向革命的情景，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教育的课堂。

和这些同志相处，就是有时听他们闲谈也觉得很有意思。比如，他们谈起我党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怎样同国民党斗争的，谈起一一五师怎样挺进山东，谈起毛主席建设根据地思想等。他们谈，我就睁大眼睛、支着耳朵听；许多事闻所未闻，有些甚至还不能完全理解，但觉得很有趣，很新鲜，革命道理很深奥，很有琢磨头。

行程中，也有很浓厚的生活情趣。赵玉

琴、王玉书二人和我年龄相仿，都是廿郎当岁的小青年。有时一阵暴雨过后，山间溪水奔流湍急，我们仨就去小溪旁玩耍，一人解下绑腿布放入溪中，绑腿布就顺水蜿蜒而下，就象一条长蛇在水中游动，两人就跑到下游去抓“蛇”，而后再交替着放“蛇”、捉“蛇”，玩得衣服都溅湿了，但很尽兴。

还有，就是潘、赵二人履行了业经组织批准的婚事。婚事办得简单极了，没有一个人外人参加，就我们几个人说一说，热闹一下了事。以后也从未听说他们补办过“婚礼”。

那时，我们如与别的单位一起行动，集合时各单位之间就互相拉歌：

“×××，唱的好，××来一个要不要？”

“要！”

“呱咕呱咕！”

接着就掌声四起。有时，我们一行也被人们欢迎唱一首，因为人少，平时又没在一起练过，所以唱起来参差不齐的，但也赢得一片掌声。记得为应付这种局面，我们几个人还专门练过几次合唱。有一次，人们欢迎秘书长来个独唱，潘复生同志慨然应声歌唱，唱的是苏联的《工人之歌》：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熏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他唱得声音不高，但句句真切，人们都在静听。忽然，他唱着唱着忘了歌词，就中断了歌声来回忆，只见他不慌不忙，沉着冷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表现，一会想起歌词来又接着唱下去。他这种遇事不慌的稳重性格，从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来。

我们一行走近津浦路了。这里已是日军戒备很严的地区，除了铁路两边的封锁沟和碉堡外，附近还有保护村。晚上，我们住到一个区人民政府里。不料睡到半夜响起了枪

声，接着就枪声四起。这时，情况不明，人地生疏，潘果断地决定脱离此村。他连连催我们快走。我们急急忙忙地摸黑往外走，穿篱笆，越壕沟，一脚深一脚浅地摸出村外，然后向鲁南山区方向疾行，终于脱离了险境。事后得知，原来是有个区长投敌了，致生此变。幸而他们不知我们一行人的身份，没有注意我们，否则很危险！我们重返到鲁南军区，军区负责同志还为此向我们道歉，并派了一支小部队专门护送我们再次接近津浦路。

因为我是湖西区的干部，潘派我先去联络。我换上便衣，随地下交通员混过铁路上的敌人岗楼，来到沛滕县委。县委派了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把潘等一行接了过来。这时是1940年8月，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湖西地区的沛滕边。

但是，迎接我们的却是更大的风暴。

二、沛滕边——风暴的中心

一到沛滕边，不料这里正面临着—场被国民党顽军大举进攻的严重局面。

沛滕边，界于津浦路和临城（今薛城）车站以西、微山湖以东的狭长地带，是抗战初期湖西区新建制的一个县级单位，辖沛七、滕七、滕八、湖上四个区，活动中心在夏镇附近。由于战前就有党的工作基础，县委又抓了武装建设、对敌斗争和伪军工作，因此，虽然北头常设着日伪军据点，但在夏镇南头三孔桥附近，我方人员可经常公开或半公开活动，一度出现“有敌人，无敌区”的局面。

这时，正值苏北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铜北“千里井惨案”和沛县“六·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共高潮时期。沛县形势恶化后，我党原设在沛北的湖西三地委部分领导和沛县、沛铜两县的干部已撤到湖东夏镇。而顽方则在丰县、沛县、铜山、滕县、鱼台五县联防反共会议的驱动下，又疯狂地向东猛扑，展

开对沛滕边的大举进攻。在夏镇对面的湖西岸，沛顽冯子固派从团严密封锁；还派胡团过湖进占夏镇西北沛七区的北部；滕县顽军周侗部也在夏镇北方与胡团相呼应；铜山顽军耿聋子部则控制微湖南部的西岸港口，并有威胁微山之势。各方顽军的攻击矛头直指夏镇，形成“围剿”之势，使沛滕边一时成了顽我斗争的风暴中心。

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潘等一行不仅去湖西受阻，而且还须负责地领导当地党委去对付这一严酷的局面。由于潘的到来，地县委的同志也觉得有了主心骨。

形势如此险恶，头绪如此繁多，高度的责任感使潘复生同志从此进入一个宵衣旰食、无日无夜的紧张工作阶段。

三、抓关键、抓组织

千头万绪，关键是掌握情况和抓组织领导。开始，潘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汇报，掌握了大量的情况，研究了工作。“经山东分局决定，由潘复生、许言语、郑统一、李文、李剑波^②等组成以微山湖为中心的五县工委，潘复生兼任书记。工委下辖沛北、沛铜、沛滕、邹西、滕西五个县委，李广德、王振扬、黄天明、丁平、生碧泉分别任县委书记。”

与此同时，在五县工委领导下，辖有五县大队（黄河支队一个主力营和沛县警卫营和沛滕边县大队），许言语任大队长，郑统一任政委，张新华任副大队长，朱煜如任政治处主任。同时，成立了以潘复生为总指挥的军政统一对敌斗争指挥部。这就统一了五县反顽斗争的政治与军事领导。

四、树立应付突然事变的指导思想

在五县工委会议上，潘复生同志郑重提出防止突然事变问题。他认为，沛滕边形势如此严峻，今后还会继续恶化，如果没有防止和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一旦事变发生，我们就将手足无措，后果不堪设想。四

十四年后，当谈起这一往事的时候，当时的五县工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央党校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文同志还十分感慨地说：“那时，潘复生同志的这一创议是尖锐的，有远见的”。他还以十分钦佩的语气说：“潘复生同志这个人是很会动脑筋的，当时我们这些人谁也没看这么远。”

当五县工委确立了这一应付突然事变的指导思想后，很多工作就围绕着它运转起来。

五、一轮驱动 多头运转

当时的形势几乎每日报警。沛顽的胡团已在沛七区北部部署在陶阳寺、大小皮口一线，控制了当地运河和微湖东岸的渡口；滕顽周侗部也在薛河涯、纸坊等村布防，与胡团拉成东西一条线向我合围。

我们在五县工委领导下，各方面的应变工作也在积极准备着。

1、培训干部，总结工作，调整领导班子。通过总结报告，就党内领导成员的成份、问题和某些贪污腐化现象进行了揭露，说明整顿组织的迫切性。同时，对一些干部进行了调整，记得撤销了县委原组织部长周某（商人出身）的职务；对一些不坚定者，就不再组织他们参加活动，逐渐淡化处理；从县委直到村支部，清理了阶级异己分子；处决了严重贪污腐化分子张某。这样，教育了全党，使县区领导班子基本上掌握在可靠的党员骨干手里。同时，举办了基层干部短训班，加强形势教育，提高干部觉悟，我与县妇联主任吕钊等同志参与了此项工作。

2、工委机关和领导干部为了保密，也象军队首脑机关一样给每个领导人编了代号，平时同志们就喊他们的代号，记得潘的代号是“801”，五县大队长许言语的代号是“901”。工委和沛滕县委开始驻在夏镇南头三孔桥、水火庙一带，后来形势紧张就南迁到小南庄。小南庄在1933年就建立了党

组织，以后一直是夏镇党的活动中心，被湖区群众和干部亲切地称之为“小延安”。潘的指挥中心就设在小南庄的茅屋低檐下。

3、在军事行动上，“为打破顽军的包围，我五县游击大队向湖西沿岸进行过两次突袭。但因顽军防范严密未能成功，我大队长许言语和主力营长牺牲。顽军气焰更加嚣张，逐渐缩小包围圈，形势更加危急。后经岗子战斗和微山战斗，我分别给顽军以有力的打击，形势暂时缓和。”

在此前后，五县大队还在滕县境内打了霸陵桥战斗，击退了日伪军的袭击，鼓舞了津浦路附近群众的抗日情绪。到11月中旬，日伪军又趁拂晓向我驻大王庙的五县大队发动袭击，战至中午，我军派一加强排强渡运河，袭击敌后方，两面夹击，迫使日伪军仓皇逃窜。在敌伪顽联合围攻中，我军创下了显著的战绩。

4、配合军事行动，针对沛顽胡团向我进逼的方向，派出综合工作组，任务是做好群众工作，以阻止边沿地区伪化的进程。我被调去参与了这一工作。因顽我力量悬殊，当地地主在暗中与顽军勾通，我们的工作虽有进展，但收效不大。

5、为在紧急情况下争取临时同盟者，工委还派出马振华、朱慕兰、汪磊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由沛滕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天鱼先生带领，到峰西去做国民党峰县八区区长张梅村（张天鱼先生之侄）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6、分别对沛县、沛铜两县委返回湖西坚持本县斗争并转向地下工作做了安排。据原沛铜县委赵庆栋同志回忆：当时，他是与县委周曰祥、李干同志一起与潘座谈的。在脱离地区问题上，潘批评了县委的右倾情绪，形势恶化时也没有及时转入地下。潘宣布：准备成立徐北中心县委，专门领导形势恶化后的徐北各县的地下工作，李干、李振

扬为中心县委成员，中心县委书记待到湖西后再派来，赵庆栋可随中心县委一道工作。领导机关回去后，一律隐蔽下来，转入地下，最好有公开的职业掩护。工作方针是：长期隐蔽，短小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对原来的党员要重新审查，个别恢复，成熟一个恢复一个。在中心县委书记没有任命以前，可先工作起来，按这个精神做，没错。（后来，潘到湖西后，很快就先后任命张国运——李广德为徐北中心县委书记，逐步恢复了徐北各县地下党的各级组织，并建立了中心县委的武装——小五队，工作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

滕西、邹西两县委，本来就处于地下状态，潘了解情况后又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7、鉴于沛滕边地区狭小，中间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东向被津浦路日军切断，西向同湖西根据地的联系被顽军切断，包围的顽军兵力数倍于我，且包围圈日益缩小，为应付突然事变，自沛滕边撤退的形势已明显地摆到五县工委的议事日程上。在工委研究此事时，潘认为：撤退，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必须是有计划的撤退。潘着重地说：我们党在退却问题上付出过沉痛的代价。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啊！他的话，使工委会有了一种历史的凝重感。十年内战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到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我党和红军蒙受巨大损失的阴影，在每个工委成员的脑海中掠过。这就使历史教训成了激励现实斗争的动力，也使现实斗争有了沉重历史教训的借鉴，从而大大提高了工委成员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度。大家认为，现在轮到我们自己来写沛滕边的撤退史了。其实，撤退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撤退，不等于就是失败；而且，如果撤退得好，还是胜利呢！其成败利钝，关键就在于

是否有计划。五县工委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随后的部署，给每个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文同志忆及此事时说，“有计划撤退”的思想，是潘复生同志继提出“应付突然事变”思想后的第二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当然，这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它对指导沛滕边的撤退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8、为了有计划地撤退，工委把沛滕边的干部分成两套班子：凡是已公开身份的、面目很红的党政军民干部一律撤走；立即布置撤退后留下坚持地下工作的县区委骨干。经研究确定：由县委组织部长王洪垒任沛滕边地下县委代理书记，陶力民、司那夫分别任滕七区、滕八区区委书记，孙庆仁任夏镇特支书记，……初步搭起了地下县区委的框架。

9、对已确定留下坚持沛滕边地下工作的同志，特别进行了保密教育和气节教育。潘向王洪垒等同志介绍了地下工作经验，说明在敌人统治下，“敌人的武器是枪炮，我们的武器是保密。”敌人会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或施以威胁，或加以利诱，要揭露敌人，同他们斗争，并介绍陈赓同志被捕后的斗争情况，还介绍一本关于共产党员气节问题的书，给王洪垒、陶力民等同志传阅，使这些同志深受教育（此后，在坚持沛滕边的地下斗争中，王洪垒同志壮烈牺牲，陶力民同志被捕后又寻机逃出，继续坚守阵地，都表现得英勇不屈）。

——就这样，在五县工委和潘复生同志领导下，尽管局势恶劣，险象丛生，但沛滕边这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逆境，仍然章法不乱地有序地运转，以期带领全部人马，走出困境。

六、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次反“围剿”与应变准备，实际上是一次社会大变动，在敌伪顽我各方力量相互交插、制约和影响的过程中，各种力量都在

急剧的变化着，因而在当时顽我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形势的变化，使革命阵营中的某些阶级异己分子伺机而动。我沛滕边抗日民主政府中的滕七区区长胡介藩和滕八区区长张建林，原来就是国民党员、地主分子，在革命高潮中混入我“三三制”政权，并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形势变化后他们就与滕县顽军周侗勾结，还用一些卑鄙手段拉拢我方的不坚定分子。如陈士俊（外号陈大头），本是地主出身的纨绔子弟，当过土匪，因在日军初驻夏镇时曾砍死过一个强奸妇女的日本兵而骗取了信任，当上了我基干民兵突击大队长，胡介蕃用吃喝玩乐拉拢他，在我军西撤的前三天，胡、陈曾躺在伯冢以东的野地里密谈了大半天，终于使陈大头决心投敌。可是，在我大队人马西撤时，陈大头怕露了马脚而送给我们一箱子子弹。我军撤走的第二天，他就凶相毕露地率队残害我地下党员高凯等四同志（后来，陈大头被我镇压）。

除已变成敌我矛盾的情况外，不少干部的素质与当前形势要求很不适应的情况，也给潘增添了不少苦恼。比如，在讨论应付突然事变的一系列会议后，一个干部的笔记本丢了，潘很生气，说他：“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一个干部（朱某）给潘写信，借口母亲生病，要请假回家，还说“即便是为母亲而死，也在所不惜。”潘很火，气愤地说：“真孬种！这是什么话？应该是为革命而死，在所不惜嘛！”

即使在沛滕边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奔向正义的力量依然是不可阻挡的。就在沛顽胡团盘踞夏镇西北的河南湾时，由我五县大队政治处主任朱煜如策划，拟组织该团一营一连“半起义”（该连三个排长都是共产党员，很愿起义来归，但顾虑家属在沛县受报复，故议定在我军进攻他们时再率队“被俘”），可惜临时被反动连长破坏（他率队

向团部靠拢)没有成功。但在另一战场上,该团二营五连的一个排,在共产党员、该团地下党总支副书记马友庆同志带领下,率全排人枪、携机枪一挺火线起义。

在1938年8月至1940年6月期间,朱煜如同志曾被党派到当时的友军沛县冯子固部的胡团任团政治处主任,他和同去的王立然等同志一起,先后发展了110多名党员,培养了一批骨干,“六·一三”事件后他撤出胡团,仍在该团留下了地下党总支委员会。党在胡团撤下的火种仍在发光,发热,我们发展的党员回来了,培养的骨干回来了,小屯战斗时胡团的迫击炮倒转来打,大屯战斗时胡团的士兵朝天放枪。到了湖东的河南湾,马友庆又率一个排火线起义,声势虽然不大,但在沛滕边的险恶局势下却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沛滕边,既有惊涛骇浪,又有深层潜流,五县工委和潘复生同志驾着这只革命航船,在颠波震荡中前进。

七、班村大会

形势日益恶化。沛顽胡团、滕顽郝团(郝二毛子)和叛变过去的胡介藩部,继续向南压缩,我方只剩下夏镇附近和沿湖几个村庄。

行动的时候到了。

工委在班村召开了干部大会,正式向沛滕边全体干部动员西撤。会上,潘复生同志做动员报告。据李文同志回忆,这个动员很成功:一是形势分析的好,对为什么必须撤退讲得透;二是应对局势的章法,两套班子的安排等,部署的周到;三是撤退工作组织筹划得周密,各类人员的分工、船只和其他物资的准备等考虑得细致;四是干部听报告后,纷纷表示赞成和佩服,在如此重大的撤退行动和形势巨变面前,不但没有悲观消沉情绪,反而大大提高了信心,增强对工委的凝聚力。这在当时历史的关键时刻是难能可

贵的。

果然,会后行动很快,一夜功夫就组织起一千多人,集中到小南庄。

会后,潘派丁健樵同志随滕西县委书记生碧泉同志去滕西,而后沿地下交通站,经滕西、邹西、鱼台、济宁、金乡去湖西,面向苏鲁豫区党委通报撤退情况,以便及时支援。

八、面对饥寒的威胁

这时已进入冬季,北风阵阵刺骨寒,同志们仍穿着夏装,有时冻得瑟瑟发抖,就披上唯一的单被取暖。虽说有现成的棉花、布匹,但时间不等人啊!小南庄的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不愧“小延安”的称号,妇救会迅速组成了一个缝绉组,两天后就让同志们全部穿上了可体的棉衣。

当年秋季,大雨滂沱,除薛河沿岸的高地外,低洼地的庄稼全被淹没,西万、寨子、前后洛房等村都泡在大水中,我们不仅活动受限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特别是在集中起来的干部转移到湖上时,五县大队因失去岸上和微山的活动基地也到了湖上。人员集中了,粮食就缺了,煎饼吃光了,连食盐也没有,有时湖边农民送些干煎饼来,不够时只好煮鱼、藕、鸭蛋、菱角等湖产来充饥。

九、湖上长城

我们从小南庄向湖上转移,包括船只的集中和对渔民的动员与组织,都很顺利。因为我们始终有一个湖上区的建制,有区委、区政府、区中队,统战工作抓了船帮,同渔民关系密切,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敌伪顽则缺少这个环节,因此,他们对湖区耳目不灵,情况不明。

我们转移到湖上时,将全部一千五、六百名干部战士分散在渔民的40多只大船和300多只小船上,将渔民的二、三百对鸭枪隐藏在芦苇丛中,在周围进行警戒。这样,

一面保存了实力，一面等待时机，准备突围，以摆脱这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严重被动局面。

正在这紧要关头，不料我们在湖上的集结，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徐州日军不断地派飞机来轮番侦察。在湖面上，敌人还派汽艇向我们进攻，我们就用鸭枪把它打回去。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我们还派出精干的小股武装，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去袭扰敌人。以致敌人始终不明白我们的动向，最终没有形成大的战斗。

十、扬帆北上

对于我们在湖上的困境，五县工委和指挥部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发展下去有这样几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时间长了，顽军发动进攻，敌人围攻，我军拚搏，我们可能弹尽粮绝，损失惨重；

第二种可能是：我们主动向岸上突围，根据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我们肯定要付出一定代价；

第三种可能是：我们千方百计地用巧计突围出去，尽量争取少受损失，等待时机再重新开展工作。

至于突围的方案，领导小组研究：一是向东突围，过铁路，去鲁南；二是向湖西岸突围，在大闸上岸，过沛县城南邓园，沿丰沛公路向西，经鹿楼，到丰县顺河集一带的根据地；或者是分散突围；——大家认为，这几个方案的危险性都很大。

突围的第三个方案，也就是领导小组考虑的第三种可能，竟然在有点偶然性的情况下出现了：

那是农历10月20日（公历11月19日）中午，同志们大多午休了，五县大队副大队长、沛滕边原县大队长张新华却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有两件事使他心神不安：一是如果在西岸大闸登陆，敌众我寡，而且我们有好

多干部和勤杂人员，战斗力不强，打起来未必能抵挡住敌人的攻击，就怕难以突出去；二是夏镇周围包括小南庄已被顽军占领，群众正在受难，心里难过。他正在思潮翻滚，不料十二点刚过，船头刮起了东南风，风力已将篷角卷起。邻船的一个老船工，正抓起一把野鸭绒毛抛向空中，绒毛随风飘去，飘得很远。张新华是湖边长大的，他深知湖风的规律：凡是午后起风，它会连夜刮下去，所谓“船夫说话，百里上下”，断定一夜可行百余里。他大喜，赶快去找潘复生，潘听了也特别高兴。下午两点，潘、张和郑统一三人进一步研究西撤问题，张阐述大闸登陆的危险，指出趁下午刮起的这阵东南风，扬帆北上，一夜即可出微山湖，再穿昭阳湖、独山湖，直至鱼台的马闸上岸，彻底摆脱险境。郑统一听后，霍地一下站起来，猛拍一下腰间的匣子枪：“好，就这么办！”

领导小组拍板后，随即进行部署。共起用大小船只100多艘，每条船有单桅，有双桅，共树起200多条高高的桅杆，再鼓起风帆一片，煞是壮观。这时湖上已结起薄冰，湖面如镜，这一大帮船队，如行驶在光天化日之下，会相当惹人注目。于是，确定黄昏时启航。由最熟悉湖上水情的沛滕边武装部长王志成、湖上区区长黄克俭领航，由二营营长李清顺带尖刀连乘钢板船在前开路。接着由一个战斗连作后盾，两侧各架有机枪护卫，一营断后，并负责收容流散船只。

船队启航后，乘夜色前进。200多张风帆全部拉满，蒿声桨声一片。各船用绿布包住手电筒，以绿色光亮为联络信号。风疾浪大，船队飞速前进，如履平地。

在出昭阳湖进独山湖之际，见有十余条船在我军东侧，由东向西行驶，发现我船队后即停在湖面，落帆了。当我们组织钢板船向他们靠近时，他们却掉头向东逃去。

这一夜，一直穿越了南四湖。进入南阳

湖后，天已微明，风力减弱，船工同志们加一把劲，约晨6时全部进入鱼台县的马闸。

马闸，北距南阳镇约十公里，该镇南北两端均通运河，历来是运河上的一个交通枢纽。我们进入该镇后，立即对全镇严密封锁，并在镇北构筑防御工事。

这时，我们电台即与湖西黄河支队的彭（雄）、张（国华）二首长^③联系。来电指示：当日夜晚急行军绕谷亭镇（现为鱼台县城）以北，转西南，再转入十字河以西的根据地。路上准备战斗。

黄昏前进行轻装，全部钢板船上的钢板沉入湖底。大小船只都恢复民船的本来面目，分散个别行动，陆续返回微山湖。

黄昏后，适巧大雾弥漫，对面不见人。大雾为我们提供了天然掩护，使我们顺利通过了鱼台县城至谷亭镇的日常封锁线，安全行军到达十字河以西的丰北根据地。并很快转入单东中心区，与苏鲁豫区党委和黄河支队会师。

至此，我西撤大军终于未发一枪一弹、未伤一兵一卒，全部突出重围，胜利到达湖西根据地。他不仅避免了一场比铜北“千里井惨案”、沛县“六·一三事件”更大得多的惨剧的发生，保存了大批干部和军队实力，为撤退区埋下了未来发展的火种，而且对当时湖西区的困难处境也是个有力的支援。这样，这场历时四个月左右的反“围剿”斗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五县工委和潘复生同志，以其革命的胆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团结全体干部战士，同心同德，沉稳果断，章法不乱，步调一致地走出困境，谱写出一曲抗日反顽斗争的胜利凯歌。

十一、恢复有望

我因有社会关系掩护而被留下帮助地委工作。最初在水火庙小学当教员，后因受叛徒陈大头威胁而与王洪奎同志会合，常

同陶力民、刘德功等同志在沿湖一带堡垒村活动。特别是湖西地委^④派遣已经担任军分区独立团参谋长的张新华同志重返沛滕边，一股小型武装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逐步建立起来，我们还重返微山，与铁道游击队配合行动，沛滕边党的恢复重建工作又有了无限生机。

我是1941年春被调回湖西的。人虽离开了沛滕边，但这一段激荡的生活，却永远难忘地留在记忆里。

[说明]：本文初稿曾请李文同志认真审阅，并提出一些重要的补充修改意见。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95年7月5日

[参考与采访资料]：

①《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

②《中共微山县党史大事记》

③1984年9月24日访李文同志谈话记录

④《冀鲁豫边区革命史》

⑤朱煜如同志回忆录《五县大队史略》、《在友军工作的两年》

⑥1984年5月中旬访马振华同志谈话记录

⑦1984年5月中旬访赵庆栋同志谈话记录

⑧1984年5月9日访陶力民同志谈话记录

⑨陶力民同志回忆录：《从沛滕边放弃到新局面的开创》

⑩黄天明同志回忆录：《关于沛滕边县委和突围情况》、《关于我在沛滕边县委工作期间的主要情况》

⑪胡桂林：《湖区“小延安”》

⑫《张新华同志谈西撤》

[附注]：

①湖西区，当时包括鲁西南、苏北、河南各一部，称为苏鲁豫边区。因位于微山湖以西，故简称湖西区。下同。

②许言语、郑统一均为湖西区主力部队黄河支队的团级干部、老红军，李文、李剑波分别为湖西原三地委的宣传部长、统战部长。

③彭雄为黄河支队支队长，张国华为支队政委。

④1941年1月上旬，根据山东分局指示，苏鲁豫边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

略述微山湖区的抗日斗争

谷 传 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分四路向我华北地区进犯。沿津浦铁路南侵日军，于12月23日突破黄河，韩复榘拥兵十万不战而逃，致使日军于12月底侵占济南。1938年1月连陷泰安、兖州、邹县、济宁，3月攻占滕县、临城、韩庄、峄县，继而占领夏镇，微山湖区遂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寇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仅在湖东夏镇一带，就连续制造了疯狂屠戮李垌堆和夏镇教堂避难群众，以活人作祭，肆意炮轰湖上渔船等惨案。一时，微山湖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有侵略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斗争，素以刚直豪勇而著称的微山湖人民，不堪异族侵略者的蹂躏，纷纷离开船帮，走出家门，揭竿而起，将满腔仇恨化作千万支刀枪箭镞，刺向凶恶的敌人。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微山湖区拉开了以武装斗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

微湖两岸共举抗日义旗

奋力支援台儿庄会战

1937年8月，国民党设立第五战区，李宗仁于10月到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底，中共苏鲁豫特委书记郭子化和委员张光中利用统战关系，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取得“人民抗日义勇队”番号，利用这一合法名义，在微山湖两岸的沛县、夏镇、滕县、峄县一带发展抗日武装。早在1937年11月，夏镇早期党员郑一鸣、张新华等人，利用国民党沛县七区（夏镇区）区长白赤霞在夏镇组织抗日武装保家

自卫团的机会，打入其内部，逐步掌握了自卫团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南庄渔湖民王志成也在三孔桥、南庄一带组织了渔湖民抗日自卫团。1938年2月，日军逼近夏镇，郑一鸣、张新华、王志成率数十人的队伍，转移到湖西沛县宋庄，与张光中领导的沛县抗日武装汇合，3月，正式成立人民抗日义勇队，后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大队。滕县、峄县也组织建立了抗日武装，后分别被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

1938年3月下旬台儿庄会战开始后，湖区党组织组织500多人，侦察敌情，传送情报，转运伤员，供给给养，并发动沿湖数千名群众两次夜间扒毁津浦铁路，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为配合台儿庄会战，张光中率领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越湖东进，连续三次袭击津浦铁路沿线日军。第一次夜袭最为成功，敌人毫无准备，我义勇队突然出现，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这次战斗，毙敌多人，缴获小炮1门，机枪3挺，步枪50枝。第二次夜袭临城火车站，打得日军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第三次是在临城以北袭击日军巡逻队，打死敌人6人，我无一伤亡。三战三捷，鼓舞了湖区人民的抗日情绪。

与此同时，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共产党员王见新、于公的率领下，在官桥、井亭和岗头山一带多次伏击、骚扰日军的机动部队，并炸毁津浦铁路线上的两座大桥，使敌运输线一度中断。峄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共产党员朱道南、纪华、刘景镇的率领

下，于临枣铁路公路两侧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队，毙伤日军数十人，并缴获一批战马和其他战利品。

湖区各县人民抗日义勇队采取灵活机动游击战，主动袭击配合台儿庄会战，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连国民党前线高级将领也称人民抗日义勇队“协助国军作战甚力”。

以湖岛为依托

破敌运输线保我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微山湖区地处鲁南和湖西两大战略区的结合部。既有华北日军重要运输线滨湖而行，又有我党开辟的联结华中、山东与延安交通联系的秘密交通线穿湖而过。整个抗日期间，微山湖区始终是日伪顽军与我抗日军民反复争夺的地区。为策应鲁南、湖西两大战略区，牵制日军对我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保证华中、山东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交通联系的畅通，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以微山湖、微山岛为依托，紧密团结，协作战斗，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日军占领微山湖区后，为使其军用物资及兵力源源不断地通过津浦铁路运往各战场，不断在铁路两侧增加兵力，构筑碉堡，并以津浦铁路为依托，频频对我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此，我鲁南铁道大队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支智勇双全的铁路武装，按照上级的战略部署，截军列，打洋行，破铁路，炸桥梁，毙高岗，捉汉奸，经过无数次惊险战斗，歼灭和瓦解了大批日伪军，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多次在我鲁南山区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刻，飞夺奇取敌人的运输物资，给我抗日军民以有力支援。在敌人对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紧急关头，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使敌人的铁路交通中断。

1941年11月，我鲁南军区被服厂遭到日军严重破坏，我部队面临缺少棉衣的困难，亟需搞到一批棉布。铁道大队接受任务后，通过汉沟火车站副站长，我地下情报员张元骥获悉，将有一列青岛开往上海的客车，尾部两节闷罐车上装有布匹。大队长洪振海和政委杜季伟经过研究，立即派人与微湖大队联系，请求协同行动。当夜10点，火车通过河沟火车站，大队长洪振海和中队长曹德清飞身跃上火车，火车到达塘湖附近，由张元骥拔下插销，使两节有布车箱脱离火车。埋伏在那里的队员跃上车箱卸布，微湖大队长张新华组织的一百余条船只已停在湖边接应。二三个小时后，布大部被卸下，未来得及卸下的被我放火烧掉。此时，从南边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巡逻车，没等敌人靠近，我们的机枪、手榴弹齐发，敌人误以为是八路军主力来了，一时不敢冒然前进，待敌人组织反扑时，我参战队伍及沿湖群众早已将战利品运到湖边，装上船转移到微山岛上。此次共缴获布匹1200余匹，日军服装800余套，毛毯、药品一宗。这批物资被及时转运到鲁南军区，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1942年1月，敌纠集徐州、济南、青岛等地的日伪军上万人，集中“扫荡”我鲁中南区，鲁南铁道大队奉命分四路展开铁路破袭战。第一路由副大队长王志胜（王强）带领5名队员连夜奔赴枣庄，通过内线在停车场夺取敌人两辆机车，由懂得驾驶技术的两名队员各驾驶一辆，在预定地点，两辆机车拉开距离后，加大马力相向而行，使两机车相撞，造成车翻路毁。第二路由中队长孙茂生带70余名队员在津浦铁路临城至韩庄段扒除铁轨，拆掉枕木，致使日军列车在塘湖以北倾覆车箱70余节。第三路由政委杜季伟带领部分队员发动群众，在津浦铁路井亭至官桥段两侧，将电线杆锯掉近千根，切断了日军的通讯联系。第四路由徐广田带领，破坏

了临城以北的10余里铁路，迫使敌数日不能通车。通过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了敌人的铁路运输，滞迟了敌人的行动部署，为我反“扫荡”部队赢得了时间。

鲁南铁道大队在兄弟武装的配合和沿湖群众的支持下，出其不意地袭击铁路沿线敌人，搞得日军铁道警备队和铁甲列车大队，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谈虎色变。敌人在屡遭失败之后，竟使出软办法，派河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向我铁道大队乞求谈判，结果被我方严辞拒绝，这个老牌特务只好灰溜溜回去复命。这在日军侵华史上实为罕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在微山湖上开辟了一条秘密交通线，沟通了华中、山东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交通联系。为确保这条秘密交通线不受破坏，保证过往干部的安全，微湖大队、铁道大队、运河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不仅承担了由津浦铁路东到微山湖西护送过往领导干部的任务，还负责随时反击日伪顽对微山湖区的进犯“扫荡”和有可能对交通线所造成的威胁、破坏。

首先，与日伪军展开了微山岛争夺战。微山岛座落于微山湖南部开阔处，它如一头昂首挺立的骆驼扼守百里湖面，湖上交通线就从微山岛北穿湖而过，谁占据了该岛，谁就无疑对大湖和湖上交通拥有了控制权。从抗日战争开始，微山岛一直是我湖区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主要依托地。1940年12月，驻临城的伪军阎成田团乘我党政武装西撤之际，以其一营兵力占据了该岛。

1941年6月22日，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政委杜季伟，运河支队作战参谋褚雅青、运支一大队大队长邵子真、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在三孔桥南的袁庄召开会议，决定收复微山岛，并研究制订了作战方案。由于运河支队作战参谋褚雅青干过正规部队，参加过多次战斗，作战经验比较丰富，

大家一致推举他为作战总指挥，推举刘金山、邵子真、张新华为副总指挥。

6月23日晚，运河支队第一大队100余人、铁道大队90余人、微湖大队40余人，奉命在袁庄外的湖畔集结。晚8时许，各路武装分乘十几只帆船向微山岛进发。登岛后，以运河支队一大队为主力，分别向伪军所占据的伪乡长大院和伪团部发起进攻。铁道大队、微湖大队顺利占领了伪乡长的大院。另一路避开敌人的岗哨，悄悄接近伪军据点就地埋伏下来。作战指挥部一声令下，我一部在伪团部西面组织佯攻，运河支队作战参谋褚雅青亲率敢死队从东面迅速逼近伪团部北墙，在墙上掏洞架上四抬鸭枪，向伪团部大院猛轰，经一夜激战，敌死伤甚重，惊恐万状，于黎明时分，推倒院墙，拼命朝湖里逃去，刚好进入我部为其布置的渔钩阵里。这次战斗，歼灭岛上伪军200余人，活捉伪团副苏海如以下100余人，收复了该岛。

1942年4月22日，鲁南之敌纠集日伪军3000余人，分乘汽船、橡皮船上百只，在机枪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面向微山岛扑来。当时，驻扎在岛上数支武装的一部分仅500余人。为有效反击敌人，各路武装统一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推举运河大队一大队长邵子真任总指挥，铁道大队副大队长壬志胜、峰县大队副大队长褚雅青、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为副总指挥。战斗中，各部武装密切协作，与敌激战7余时，毙伤日伪军2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分路突围，峰县大队副大队长褚雅青在掩护我各队突围时，与队员100余人壮烈牺牲。微湖大队等掩护部分群众从岛西突出向湖西插去。鲁南铁道大队在王志胜的带领下，换上日军服装，由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小山口、田村树与日军用旗语联系，在日军的夹缝中趟过湖面，大摇大摆地登岸而去。此举不仅使我化险为夷，而且搅乱了敌人的部署，使敌自相